

第八代守陵人真实手札
揭秘守陵人奇特生活

守陵的经历不是被禁忌，就是被隐匿
人皮手札，这是我唯一可以泄漏的秘密

狼七·著

人皮手札

我的守陵传奇

人皮手札

我的守陵传奇

狼七·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皮手札/狼七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459 - 0133 - 7

I. 人… II. 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1957 号

人皮手札

狼七 著

责任编辑 / 杨柳青

特约编辑 / 李艳玲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编辑部) 010 - 65921349 (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6

字 数 / 262 千字

印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133 - 7/I · 61

定 价 / 28.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楔子

公元 1644 年，清军入关。闫氏族人在清朝正红旗中的一个家族，离开辽宁老家远赴关内，加入入关保皇的阵营。

大清建国之后，闫氏一直受命于皇封地承德一个偏僻山村，手札的历史便从这时开始。手札记录的是被隔代择出的守陵人的言行及大致经历。

经过历史的动荡变迁，手札中一部分隐匿着守陵人神秘生活的记录流落民间，抑或损毁于战争，所剩无几。

流传至今，手札已经不仅仅是守陵人的手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信仰的传递。很多朋友在听完手札的故事之后都在问，手札中记录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吗？我想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应该是手札向我们传达了怎样的文化信息，以及揭示了怎样的禁忌和隐匿。

那些祖先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已经泛黄的文章，上面记录着一些神秘的事件，一些守陵人的规矩，一些修身处事的人生态度。作为唯一能接触手札内容的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将那些已经尘封的、隐匿的、禁忌的历史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密给大家。

手札究竟有多少？我不曾细数。手札的故事何时结束？我不能回答。我想只要这种文化继续传承，这种信仰继续传递，那么手札的故事将会越来越精彩。

〉 目录

1 〉 寡妇村	1
2 〉 空荡荡的祖坟	4
3 〉 消失的军事基地	6
4 〉 守陵谱，守陵人的宿命	11
5 〉 剥皮鼠（上）	17
6 〉 剥皮鼠（下）	22
7 〉 电梯巧遇	28
8 〉 人皮手札	31
9 〉 秦羽的悲哀	35
10 〉 剥皮鼠的来历	39
11 〉 挚爱，永生不忘	44
12 〉 羽人将军	48
13 〉 大乔和小乔	52
14 〉 佳人另一面	57
15 〉 天台生死劫	61
16 〉 水晶地穴	66
17 〉 绝杀地	69
18 〉 遗落的日记	72
19 〉 太平间的阴谋	76
20 〉 木鬼藏尸	81

21	〉 绝世宝地	85
22	〉 守陵人的死敌	89
23	〉 猫鼠大战	93
24	〉 风水师	97
25	〉 诡异的义庄	101
26	〉 唤醒死尸	104
27	〉 真相	109
28	〉 重生的代价	112
29	〉 下落不明的尸体	116
30	〉 信使来访	120
31	〉 深潭险境	124
32	〉 招魂笔仙	129
33	〉 蓬松隐士（上）	134
34	〉 蓬松隐士（中）	137
35	〉 蓬松隐士（下）	141
36	〉 可怕的消失	145
37	〉 因谁而死	149
38	〉 意念创造幻境	152
39	〉 绝处逢生	156
40	〉 阴阳绝杀地（上）	159
41	〉 阴阳绝杀地（下）	162
42	〉 守陵人的守护者	165
43	〉 帝皇虫	169
44	〉 神秘顽石	173
45	〉 梦幻婴儿地	178
46	〉 真正梦醒	182
47	〉 五鬼门（上）	186
48	〉 五鬼门（下）	191
49	〉 暗穴巨蟒	195
50	〉 阴阳神殿	198
51	〉 守陵杖	201

52	〉 法空大师之死	206
53	〉 你是公主，我却不是你的王子	211
54	〉 奎管	215
55	〉 泰山压顶	220
56	〉 邪阵五缸之谜	229
57	〉 五行绝杀阵（上）	234
58	〉 五行绝杀阵（中）	239
59	〉 五行绝杀阵（下）	243

1 > 寡妇村

我得知爷爷去世的消息时，他早已离开多日。暑假伊始，父亲告诉我老家的老房子已经没人住了，而爷爷的遗物还在那儿，他希望我能陪他回老家收拾一下爷爷的老房子。怀着极度的愧疚之情，我答应了父亲。

在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回了老家。

老家在承德市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距离市区一百公里左右，而且有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名字：南栗村。但在我眼中这个名字是那样不值一提，因为它还有一个怪异的别名：寡妇村。寡妇村由文房店和武房店两个自然村组成。最初，村民都住在文房店，后来有些搬到了武房店，有些搬到了更远的地方。

小的时候，我对“寡妇村”这个字眼并不是很理解，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便注意到在祖辈中只有爷爷一个男人，村中其他男人都不在了。

我曾无数次追问父亲那些男人的下落，他只是含糊糊地告诉我，那些长辈都是在一个月中离奇死去的。

车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缓缓前行，父亲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周围的山像鬼魅一样从我们身边闪过。忽然，父亲停下车，问道：“志洋，还记得你曾经问过我的问题吗？”

我有些诧异地望着父亲。他点上一根烟，烟圈在他的指间缭绕着。

父亲静静地靠在椅子上，眉头紧锁：“几十年前，我们从沈阳搬到这里，那时我只有几岁。当时文房店有很多人，后来所有的男丁都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宝藏。

“他们离开时已是深秋，一个冬天之后，在一个春雨连绵的夜晚，他们像孤魂野鬼一样出现在村口。那天晚上所有的狗都在狂吠，所有人家里都灯火通明。

“村里所有的女人和孩子都集聚到村口，来接他们的丈夫、父亲或者是兄弟。很多人开心，很多人哭泣。

“和村长一起走的七十五个人，最后回来的只有三十二个人，而你爷爷也在没有回来的人中间。当人们问起其他男人的下落时，回来的男人们只是摇头，他们像木头一样死死地凝视着前方。

“第二天，回来的男人们给每家每户送去一些钱物，这些东西足够他们用很久的。这些男人的目光依然呆滞。后来听一些女人说，这些男人回来之后从来不吃肉，甚至炒菜时从来不放油。睡觉时，他们从来不敢关灯，有些人甚至在白天睡觉，而在夜里，则静静地坐在炕上，一袋一袋地抽着烟。

“几天之后便有人举家离开了文房店，而留在那儿的男人在一个月之后都离奇死去了。死亡就像某种瘟疫一样在这个小地方蔓延着。他们死去的样子极其恐怖，眼神空洞，身体的青筋爆出，似乎在与自己进行着困兽般的争斗。

“过了半年，你爷爷忽然回来了。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背着一个大包裹，胡子和头发已经将脸深深地埋在了里面。他是一路乞讨回到村子里的。回来之后，他像变了个人一样，很沉默，也从来不吃肉，昼伏夜出，整天整天地抽烟。有很大很大的黑眼圈，那可能是长期睡眠不足造成的。”

父亲说完沉默了，他发动了车子。外面的阳光很明媚，可是我的心中却布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父亲是从来不说谎的，那些老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我让自己蜷缩在座位上，静静地回想着父亲所说的话。

大约过了半小时，父亲终于把车停下了，前面就是我的故乡。故乡两个字似乎有种很沉重的感觉，眼前的景象与我之前的印象完全不同。

村口挺立着一株已经枯萎的老槐树。原本密布在山上山下的房子现在也只剩下断壁残垣，整个文房店完全荒废了，死气沉沉的。一只乌鸦站在老槐

树上不厌其烦地惊叫着，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村子依山而建，在村子中间有一条干涸的河道。我记得小时候一旦下雨，河里就会涨水，可是现在这样的情景似乎不多见了。

我和父亲下车向老屋走去。老屋已经破损不堪，几十年的烟熏火燎将房檐全部熏成了黑色。门前，深深的荒草蔓延开了。拨开荒草，终于在这片凄凉的荒草尽头找到了一扇已经残缺不全的木门。老屋一共有三间上房，爷爷居住的是最里面的一间。

我推开木门，前面是一条鹅卵石铺砌而成的路，路的两边分别有棵桃树，右边的桃树旁边有一口深深的枯井。小时候，每次走过桃树的时候，我都远远躲开这口井，似乎井里会飘出某些可怕的东西。

爷爷的房间很乱，废弃的书本散了一地，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究竟能收拾什么。父亲站在屋子中间，似乎是在回想着什么，嘴里默念着，目光在屋子里游移。忽然，他的目光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停住了，注视了良久之，父亲抄起一把木棍狠狠地敲击着墙壁，巨大的撞击使得房梁都有些发颤，刺鼻的灰尘瞬间冲进了我的鼻孔。

大约一分钟之后，那面墙居然被砸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父亲才放下木棍。他小心翼翼地伸手进去，从里面拿出一个黑色的盒子。盒子很精致，黑色的光泽圆润而细腻，看起来似乎并不是木头之类的东西制成的，当然更不会是金属。

父亲轻轻地抚摸着这个黑色的盒子，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轻轻打开盒子，瞬间，一种我从来没闻过的味道冲进了我的鼻孔。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

“这是什么？”我问道。

“你爷爷的手札。”父亲的话很简练。

“我可以看看吗？”人总是有种窥探别人隐私的好奇心，更何况这个人自己的爷爷，一个沉默寡言，也许曾经经历过无数离奇故事的爷爷。

“好吧！”父亲迟疑了一下之后把那本厚厚的手札交到了我的手上。我打开手札，它的纸似乎有些特别，虽然经历数年，却依然很有质感，不像是一般的纸。

“父亲，这纸好特别啊！”我惊讶地望着父亲。他没有理我，而是坐在一旁，点上了一根烟。

“这纸……”父亲吐出一口烟，烟雾缭绕在我的面前，然后接着说，“这纸是人皮做的！”

父亲的话让我一惊，立刻觉得手上油腻腻的，似乎那纸上还留着死者身上的尸油。

“这……这是人皮？”我的嘴唇明显在颤抖。

父亲点了点头。我捧着这本用人皮做成的手札，心里乱作一团。

“不想看看里面写了什么？”父亲掐灭手中的烟问道。

“还是，还是算了吧！”我颤颤巍巍地把手札交给父亲，他把手札放进那个黑色的盒子，在盒子关上的瞬间，我瞥见了一个黝黑的物事，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感觉那个东西似乎在动！

房子很快收拾完了，这件事也渐渐被我遗忘了。直到迁祖坟时发生的一件事才让我再次想起那本手札！

2〉空荡荡的祖坟

父亲的口头禅是“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我的老家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但幸运的是这里的资源丰富，最主要的就是铁矿，据说在我们村子的下面有大量的铁矿。

随之而来的就是搬迁，实际上“寡妇村”里的人已所剩无几，所谓的搬迁不过是迁祖坟而已。

迁祖坟的时候，父亲由于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回去，又正赶上我大学毕业，一直在家赋闲，于是我便欣然回到了老家。距离上一次给爷爷收拾老屋已经时隔一年之久了。

迁祖坟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们这儿的规矩是傍晚挖开祖坟，夜间才将尸骨收敛起来，拿到家里用醋清洗干净，到第二天凌晨再装入新的棺材，

择日入葬。

这天早早的二大伯就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说晚上一家的男人都要参与收敛祖先的尸骨，于是白天我便美美地睡了一觉。傍晚吃过饭，我忽然觉得胃里一阵阵痉挛，刚走出家门就疼得倒在了地上。

二大伯有些着急，立刻让他儿子陪我去卫生所。走到卫生所，剧烈的疼痛已经让我浑身是汗。大夫检查了一遍，说我得的是急性阑尾炎，最好做手术，可是卫生所的条件有限，只能先输一些消炎类的药物。我和大哥无奈地等在卫生所里，等输完液已是夜里十一点了。

大哥搀着我往他家走，村口的老槐树在月影下晃动着，让我觉得阴冷阴冷的。刚走到门口，我们惊讶地发现大家都已经回来了。我们走进屋子，屋里的气氛很凝重，二大伯坐在炕上不停地吸着烟，其他几个参加迁坟的人也都眉头紧锁。我望了望同样不知所措的大哥，他摇了摇头。

忽然，二大伯放下手中的烟，说道：“志洋，你身体怎么样？”

“没什么大碍了。”话虽如此，可是我的语气仍然很无力，“二大伯，怎么了？你们不是去迁坟了吗？这么快就结束了？”

话一出口，我便发觉二大伯的脸色微变，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不知道，咱们的祖坟是空的！”说话的是站在一旁的五叔。

“空的？”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那爷爷的坟呢？”

“一样，也是空的！”二大伯平静地说。

“爸，爷爷出殡的时候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棺材下葬的吗？不会吧！”大哥试探着问了一句。

二大伯瞪了大哥一眼。他们之间很早就有矛盾，两个人都看对方不顺眼，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也能挑出对方的毛病来。

“我又不是瞎子，就是没有，不信你自己去看啊！”二大伯冲着大哥嚷道。

大哥嘴撅起来，想要说什么最后还是咽了回去：“好，我去看看！”说着他扭身走了出去。

“大哥，你去哪儿啊这么晚了？”我追出去喊道。

“你别管，我就不相信死人也会跑了！”说着他已经走出了院子。

难道他真的去坟地了？我犹豫了片刻，跟了出去。

祖坟在一片槐树林中，距离这里大概半里地左右。月光很亮，小路两旁

的玉米地传来“沙沙”的声音，还有夏虫嘈杂的叫声。如果不是大哥在前面，打死我也不会这么晚了还走这条小路。半里路，我走了有一个小时，可是依然没有看见那片高大的槐树林。越往前走，我的心里越打鼓。这么晚了，到这个鬼地方来，而这条羊肠小路好像总也看不到头，难不成我今天也幸运地遇见所谓的“鬼打墙”了？不会那么“幸运”吧！

我慢慢往前走着，忽然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坐在路旁。我以为是大哥，于是加快了步子，可是越往前走，我越是觉得纳闷。借着明亮的月光，我看见一个穿着青灰色军装，带着军帽的男人坐在青石板上，他正低头做着什么。从背影上看，这个人绝不可能是大哥，他比大哥瘦小得多。

见鬼，这么晚了会是谁？

在我靠近他的时候他抬起了头，眼神朦胧地望着我，脸上挂着泪水。他轻轻地擦了擦，然后站了起来，身体笔直，如同站军姿一样。

“兄弟，你是做什么的？这么晚了还坐在这里哭？”我试探着问道。

“站岗！”他口齿很清楚。

“这里？这里站个屁岗啊？”我觉得我一定是听错了。

“这个……你是什么人？这么晚来这里做什么？”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道，“这山上有个军事基地，你最好快点离开这里！”

3〉消失的军事基地

“这里有军事基地？”我的心头一紧。早就从书上看见过，说一些军工厂或者是重要的军事目标都隐藏在不为人知的深山老林里，莫非这里还真的有个别人不知道的军事基地不成？

“看你你不像是坏人，你为什么这么晚来这里啊？”他打量了我一番说道。

“我找人啊！”

“找人？”他脸上是惊讶的表情，“这么晚了你找什么人？”

“我大哥，和他父亲赌气跑了出来，你不是在这里站岗吗？没有见到有人跑过去？”

“什么？”他神情紧张起来，立刻握紧了一直挂在身后的半自动冲锋枪，说道，“刚才有人跑过去了？你确定吗？”

“我是问你啊！”

“哦！”他这才放松了下来，“不可能的，我一直在这里站岗，要是有人跑过去我该知道的！”

“可我一直沿着这条路追过来的啊！”我辩解道。

他望了望我身后，然后看了看前面，犹豫了片刻，说道：“好吧，我陪你往前找找，不过肯定不会有人到前面去的！”

说着他已经走在了前面，我紧紧地跟在他身后，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身材瘦小的士兵。

“你来这里多久了？”我问道。

“三年多了！”他的回答利落干脆。

“哦，你多大啊？看着你比我还小！”

“十九岁了！”他微笑着望着我说，“你呢？”

“你肯定要叫我声大哥了，我今年二十五了，大学刚毕业！”

“真的吗？你是大学生啊？”他羡慕地望着我说，“出来就是铁饭碗啊！”

“铁个屁啊！现在毕业等于失业，我真是羡慕你，早知道就不上大学了当兵多好！”

“嘿嘿！”他憨憨地笑道，“好是好，可是太孤独了，而且总是想家！”

“你不是当了三年兵了吗？还会想家啊？”

“我们这里是绝密的，所以在没有退伍之前是决不能离开这里的！”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总会好的，别想那么多！”

我们边说边向前走，隐隐的，我看见一座黑色的崖面巍然屹立在眼前，悬崖前面零落着几顶帐篷，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了出来。

“前面就是基地了，他肯定没有来这里，你还是回去吧！”他停下脚步说道。

“嗯，可能真是我走错路了！”说着我们转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对了，能帮我寄封信出去吗？”他忽然问道。

“好的，你们保家卫国也不容易，这点忙我还是能帮的。”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说着他把一封皱皱巴巴的信塞进了我手里。我随手塞进了裤兜里。

“小心点儿，夜路不好走，一直沿着路往前走就能到村子了！”我走的时候又瞥见他的眼角挂着一颗泪珠。

“嗯，谢谢了！”我说。

我越走越纳闷，明明就是沿着这条路走的，怎么会闯进军事基地呢？我下意识扭过头去看了看，顿时惊呆了，身后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槐树林，没错，这就是祖坟的所在地啊！真是见鬼了，刚才从那儿走过来明明没有见到槐树林，可是这么一转身居然就在身后。我可不是傻子，不用考虑，我真的是遇见鬼打墙了！想到这里我冷汗涔涔。

我犹豫了一会儿，转身朝着槐树林走去。这里的槐树可能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长得异常茂盛，树干粗壮，树枝茂密。当我走进槐树林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耳边的虫鸣声戛然而止，虽然是盛夏，这里面却是凉飕飕的。确定这丝凉意不是错觉之后，我才又开始往前走，也许这世界上真的就有那种至阴之地。

在快接近祖坟的地方，我看见大哥瘫软地坐在地上。我连忙跑了过去。

“大哥，你找到了吗？”我扶起坐在地上的大哥。他浑身是汗，手上沾满了黑色的土。

“你自己看看吧，里面什么都没有。”他指了指我前面被挖开的土坑说道。

我迟疑地走向土坑，借着皎洁的月光，我看见一些棺材腐烂的碎片，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发现。我又向邻近的几个坑望了望，最后走到爷爷的墓地前，由于时间不长，棺材保存得还算完整，四周被槐树根紧紧缠绕着，里面却空空如也。

“怎么会这样呢？”我自言自语道。

“哎，你听说过咱们村的传说没有？”大哥点上一根烟说。

“你是说寡妇村啊？”我反问道。

“不仅如此，这个村子之所以称之为寡妇村是因为男人都死了，可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大哥的眼神忽然变得异常冰冷，令我不自觉地后退几步。

“你别再吊我胃口了，快点说吧！”我不耐烦地说道。

“他们去寻宝了，可是最后回来的人连一半都没有。”大哥娓娓道来。

“我知道，后来这些人不是都死了嘛！”我说。

“你知道的只有这些，但你不知道，他们的尸体在下葬不久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村里人打开了其中的一副棺材，却发现里面的尸体血肉模糊……他们都被剥去了皮。”大哥的话让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我立刻联想起一年前爷爷的那本用人皮做的手札来了。

“这些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张大嘴问道。

“这些我也是从我爸口中得知的。由于过于恐怖，所以当时所有参与的人都对这件事绝口不提。”大哥低着头说道，“咱们的这片祖坟有鬼！”

“废话，坟地就是鬼的家！”

“不是，是这个地方很邪门。当年有个看风水的先生，看过这个地方之后只是连连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不过最后爷爷好像从风水先生那里听到了什么，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现在爷爷已经不在，我想这一切都会是个谜了！”大哥说道。

“大哥，咱还是回去吧，这里我怎么觉得冷冷的啊！”我望了望周围说道。

“好吧！”他说着站了起来，“你刚才是不是见到一个当兵的啊？”

“啊？是啊！”我扭过头望着大哥，他惊讶地望着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你真的见到一个当兵的？”他又问了一句。

“是啊！不过肯定是鬼打墙！”我壮着胆子说道，“幸好是个好鬼，没有跟咱们纠缠！”

“志洋，你看看后面，是不是那个拿着枪向咱们走过来的那个啊？”大哥的话让我愣住了。

我缓缓转过身，一个穿着青灰色军装，手里握着一把冲锋枪的身材瘦小的士兵正向我们走来，我看见一张血肉模糊的脸！他径直从我们身边走过，全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一般。我和大哥屏住呼吸站在一旁一动不动，忽然他停下了脚步，回过头对我说：“你还没走啊？”

我连忙点了点头。

“夜深了，这里不干净。”然后他快步走到我身边，我甚至能够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腐肉的味道，他把嘴贴在我的耳边说，“这里闹鬼……”

“嗯，是啊！”我唯唯诺诺地说。

接着他看了看站在我身后的大哥，眼睛里充满了疑惑，然后在我耳边轻轻说，“那个就是你要找的大哥？”

“嗯，是的！”我尽量简短地回答他，希望他能尽快离开。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说着他忽然握住了我的手。

“不用了，不用了，这里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

正在这时，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军号声。他有些犹豫，从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物事塞在我的手里，说道：“这个能帮上你的！走夜路多加小心！还有别忘记帮我把信寄出去！”

我点了点头，他说完又看了看站在我身后的大哥，没有说什么就快步离开了！看着他已经走远，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是放下了。这么多年虽然一直听人说灵异鬼怪，但是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仔细一看手中的那个黑色的物事，竟然是一枚子弹。我当时有些疑惑，即便真的遇见歹徒，没有枪就一颗子弹有什么用？

“哥，咱们回去吧！”

“哦，好的！”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我的手，“那个人给了你什么？”

“一枚子弹。”说着我张开手把那颗子弹送到他面前，可没想到他连忙护住脸，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子弹开始发热。

“快，快点收起来吧！”大哥的嗓音发颤。

“就是一颗子弹嘛，瞧你怕成那个样子。”话虽如此，我的心里却开始打鼓。大哥小的时候很喜欢玩枪，那时候猎枪还没有被禁，他总是带着我去山上打野兔、野鸡之类的，可是今天他的举止似乎很反常。

我把子弹紧紧地握在手心里，转身沿着小路往家的方向走，大哥不远不近地跟在我身后。月光依然很亮，无意中我瞥见身后的大哥竟然没有影子，我心头一惊，此刻我可以确定身后的这个人不是我大哥。我加快了步子，他的速度也加快了，忽然他停下来道：“那枚子弹是死人的东西，你还是扔了为好。”

“嗯。”说着我做了一个向外抛的动作。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三步并两步地跟了上来，和我并肩走在了一起。这条小路很窄，左边是玉米地，有一段的右边是悬崖，虽然不是很深但足以致命。

走到那段路的时候他忽然张开双手，作出一个推我的动作，我一直提防着他，迅速将那颗没有扔出去的子弹朝他的脸掷去。他没有想到我有这一手，